



大聖教雜誌社
文藝叢書之二

丁宗傑編譯

十字架影

朱天梵題



Umbra Crucis

ex operibus

M. Reynès-Montaur

"Le Rayon"

et

"Ils regarderont vers Lui"

translatore

P. THOMAS TING

丁宗傑

e Clero Shanghai



上海惠主教 准

1934

聯教雜誌社出版

上海徐家匯土山灣印書館印

M6
114
34
2



3 1773 3882 3

于序

序 于

古人說「文以載道」；現代人說「文學乃美的表現，既是美的表現，就不受任何禮義道德的約束。」激烈派更說：文學而一講禮義道德便不美，不美便不足稱之為文學。實際說，文學既是藝術，固不一定純粹地只宜講道德說仁義，然而又何嘗可以說凡背道德，絕仁棄義的作品，便是文學，而講道德聖善之作，便非文學了呢。因為藝術家的創作無論如何高妙，總是人的活動，既屬人的活動，就脫不掉支配人

類的道德律，況說美與善並不衝突，和真善衝突的美，平正地審查之後，必發現和純美的標準違反。天主教是萬善之源泉，也是萬美的結晶，豈有自相矛盾之理！所以「藝術或文學獨立的口號，我們千萬要慢喊」，就是根本不要喊。吾友丁鐸宗傑擅長文藝，努力於公教小說的創作與翻譯，月前嘗出版一本「小英雄」，內容譯筆如是之清麗吸人，以致青年讀者竟有廢寢忘食，非讀完不肯釋手的，但是書目的何嘗不是在講聖善道德呢。今又譯「十字架影」出版，內容較前本，更聖更善，譯筆當然也更美了。誰說聖善之作非文學，誰說一講了聖善便不美了？美與善並不衝突，不是又是一個證據嗎？若有人不信，那我就請他把這本書欣賞一下。

于斌

一九三四年聖母月，寫於北平。

自序

序 自

著者蒙勞女士 M. Reynès Monlaur 在她光線 Le Rayon 的原序上說：許多參觀意國弗老稜烏飛宮的人，看着那宮裡珍藏着的原始基多教的古畫，有的漠然走了；有的却對着這些正掛在很藍的天空上而又似在哭泣的天使，或是碧綠的草原上撒着太大的紅白花朵之間的許多基多及聖母古像，爲之駐足凝視，爲之沉默深思，爲之躊躇滿志，他們的心靈，無言中已同這些古代隱名畫家的信心溶化契印了。爲了這些人們，著者

便用其雋永入微的筆尖，把人們所不知的二十世紀以前的德亞國的風土人情，從許多史家作家的考據中，合了原始基多教的稗史外傳，裁修配置於福音經的畫框中。

國人赴意國弗隆稜，去參觀烏飛霧宮古畫的諒必不多，他們對於這些古畫作何感想，我們大可不必去管，只是我想有許多同胞，面着福音經，另外念着耶穌受難，加爾瓦略山上的血祭的種種與蹟，爲之沉默深思，爲之躊躇滿志的當必大有其人，爲了能使這些人們對於吾主耶穌受難的前後背景作進一步的認識，又爲了紀念今年耶穌受難釘死後的第一千九百週的聖年，更爲了永永感謝並畢生紀念仁慈無限的天主，從冥黑深谷中，親手提拔了微賤的我，在此贖世聖年內，擢引我首次登上祭台，繼續舉行其千九百年前在加爾瓦略山

上的祭獻，我於是不自量力的從濛勞女士的「光線」及「向他注視」His regarderont vers Lui.」兩本名著中，零零碎碎地選譯了下面的幾篇。

丁宗傑寫於上海大修院

一九三四年聖母進教之佑瞻禮。

影 架 字 十

封面

潘修士

題簽

朱天梵先生

目次

于序	壹
自序	叁
晏西滿家	一
復活拉匝祿	一一
緊急會議	二二

因主名而來者受讚揚	三四
茹德斯委錢聖殿內疾出	四一
看這個人	四四
叛徒之死	五〇
受難晚上之聖殿	
(一) 經生父老司祭等爭笑詈議之	六八
(二) 自午至末徧地昏黑日亦失光	七八
(三) 維時聖殿帷帳自上至下自裂	八九
督府之夜	九八

十字架影

丁宗傑譯

晏西滿家 路加七章三六一—五〇

晏西滿家

一天；法利塞西滿，請茄瑪利厄 Gamaliel 午餐，被請的都是些鴻師宿儒。因為按如德俗拉：彼們 Rabi 是只能同平等地位的人並坐的。席間再有大儒約亞大 Joidah 他是儒宗尹勒 Hillel 的得意弟子，茄瑪利厄 很重視他，甚至尊之為父。因着西滿的通知，得知此外尚有兩三個不相識的賓客。

茄瑪利厄 如約去了，下馬時，主人已恭候於門，鞠躬到地，抱膝示。一進門，奴役們就替他脫去襪履，灌水濯足。

，西滿則爲之傅香油於頂，繼而就開始舉行鄭重的洗手禮。拉彼們說：「遵行此禮的，才是潔者福者，誰用水更多則其欸財也必愈富。」

洗手完畢，加瑪利厄赤着腳踏進一間滿地撒徧鮮花的廳內，那裡已經到有幾個法利塞，例如年輕的石加以 Zacchai 正在大聲對着同坐的講如何因着他的祈禱，陶沙的兒子從沉疴中出險。稍遠廳隅內，依撒克同西默盎並肩往來踱着，正在辨別何爲正直，何爲公道。

當來賓側臥到坑床時，衆人便稱坐席了，茄瑪利厄據首位，其左就是約亞大。一個奴隸奉上滿樽的酒爲求茄瑪利厄祝福。但酒斗是否須在末次洗手前或末次洗手後酌滿，並和些清水？遐馬意 Shanmai 同尹勒各持異議。後人爲尊重兩位儒

宗起見，末次洗手前後都該灑上幾滴清水。

茄瑪利厄很鄭重的祝福了酒，石加以爲使他的老師注意，兩眼下視，兩手高舉，很端正的立着，還是喃喃着念經。正在這個時候，又進來了三個少年賓客。西滿立刻離席，趨前迎迓，但並沒有用親吻禮來致敬。他導引三人中一個好似爲首的，去歪在茄瑪利厄對面的一張空榻上，其餘二客則很隨便的，就近旁空席上橫躺了，他們神情的踴蹙不安，正表示他們的簡陋膽小與貧窮。

茄瑪利厄正對約亞大，大談着聖經內容的高妙玄微。他倆年高望重，誰屑肯去同小後輩納款致殷勤？故他們更不去注意週圍的事情，客人的進出，奴僕的奔走，他們都不在心。忽然，茄瑪利厄覺察約亞大已不在聽他的議論了，他正

兩目凝視着才進來的那個客人，好似沉浸在什麼思想中，瑪利厄於時也隨着他的視線，低聲自問道：「這美少年究竟是誰？」他自己無意中也被那個少年的天神似的臉容吸住了。約亞大默然不語，像在腦海中追尋什麼甘飴而久已過去的回憶。末了，他遲遲的說：「希奇，我似已看見過他，但在什麼地方見的呢？哦，廿年前聖殿內見過的孩子，似乎是他，但也不妨，不速之客，往往是天主的使者，一午餐按序繼續進行，各式的菜同了底伯理亞湖內各種的魚，輪流的上來，席間除了如德亞的一切習儀外，還加上法利塞們的種種瑣屑的禮規，須於最焦黑處切麵包而不完全切開呀，麵包屑一粒也不使狼籍呀，飲酒須回首向主人而完全照主人的樣式做呀，大家都留神主人西滿的動作，雖說席間大家隨意

，一點不拘束的，但他們卻各自留神，不使這種隨意，流入撒杜塞們的放肆。人們正進着利巴嫩 Liban 的紅酒。賓客們談論的聲音漸漸的提高了。石加以正同依司瑪厄爭論一個問題：譬如一個人，正要上聖殿行取潔禮時，在三步之內逢着一個淫婦，在這個光景內，他還該上殿獻禮否？依司瑪厄以爲這個人祇須這一天不該再上聖殿；石加以則還主張翌日必須再加上一筆特禮以代補贖。法利塞西滿轉問那纔來的客，請其判決。那客說：「難道你們在經上沒有念過，『我寧取慈憫，捨祭禮』的一句話嗎？」繼而又轉向石加以，隱指着他方才的喃喃念經，說：「你也沒有念過這句：『斯民祇以唇舌榮我，而厥心離我邁邁』嗎？」石加以心中不禁怒氣直衝，但茄瑪利厄卻笑笑迷迷地凝視那個少年賓客，表示同情。

如德亞人的聚餐，真是特綴：一間深幽而矮矮的廳，只幾個弓形的窗子，窗櫺上都蓋了重厚的明瓦，全廳差不多全是昏暗的。但是幾道強烈的光線，從幾個狹小的孔隙內，散射在那些錦團花簇躺成半圈形而正吃着的法利塞們的雜色的衣袍上。

忽然，廳深處，一道艷麗而人們想不到的紅光，耀眩了在席的衆賓。一個女人，披着一件櫻花紅的外衣看去好似希臘的女神像一般，裸着的手腕上掛着一隻貯藏香油的玉壺；她金黃而長的捲髮，錦浪似的用真珠絞纏着。但她頭上並不蒙紗，合城誰都知道這瑪達肋瑪麗的無上嫵媚艷麗。她用着進來時候的同樣的沉默，俯首沉思着，什麼也不看的溜進到橫躺在茄瑪利厄對席的那個少年拉彼的腳後，她站着好似要

私下聽他的偉論，但忽然淚珠斷線似的在她的目眶內滾出來，她抽抽噎噎的嗚咽了，她不自主的屈膝跪下把她的臉，藏在那少年拉彼的腳上，她無言的訴告給他，以她底慘痛的悔心。她一覺得她把這些不潔的淚灌徧那至聖的腳上時，她急得手足無措，匆匆解撒她的髮辮，用她頭髮來把那雙足揩擦。但是淚開一開，再也煞不住了，慘苦的熱淚潮也似的湧着，於是她揩着吻着那客人的腳，而淚珠却依舊不斷的流着灌着，

他呢，始終不發一語，默然接受這個慘痛破裂的心，好似接受神壇上的犧牲一般。他完全寬赦了她一切的已往，並且把她的心靈再造了。約亞大見着那少年超人的慈祥，他不禁高舉雙手，不斷的自言自語道：「不速之客，往往是天主

的使者一呵。

但祇有他一個人明瞭，合座都佈滿了驚訝與靜默。他們祇覺得這是惡表，這是叛反。怎麼？一個拉彼肯容一個淫婦來親近，並且讓她擁摸？這樣的淫婦，人一見她就可說是染污了心靈，怎麼？他竟讓她口親他的腳？合座寂然，好似狂風雷雨前的天地的沉默一般。但瑪達肋瑪麗並沒有注意到這個可怕的靜默。她只憶及她來是為獻香油的，她心知獻這個香油給他比了光流她的熱淚更相配，於是她把這滿貯香油的玉壺敲碎，把香油完全擦在那個少年先知的腳上。然她殊不知她懺悔的馨香，早已乳香似地升騰到那少年先知的心台之前，且其價超越那玉壺內的香油萬萬倍呢。

這時，滿座拉彼的舉動，沒有較這個更善於表示各人的

心靈了。茄瑪利厄愁容滿面好似在表同情；匪陶，依司瑪厄不斷的搖頭表示厭惡；西滿思要轉移衆賓的厭惡心，不斷的使喚奴僕，發出前後矛盾的使令。石加以則傲然勝利似的引念傳道書上的經句說：「令聞廣譽愈傅油也。」那客的兩個膽小的門徒，甚致不敢舉目四顧，只是噤噤啞啞低聲微語。

忽然，那客的聲音，打破了這沉重的寂寞：

「西滿，我有一個問題問你；」

「先生，請說。」

「一個債主，有兩個債戶，一個欠他五百元，一個欠他五十元，因為他們都還不起，債主就都寬免了他們，二人中，誰更愛他呢？」

「我想終是那得寬免更多的一個，」西滿不屑似的回答。

「你不見這個女人嗎？」

假如他們注視了這個女人，他們當如何的自覺慚愧。但是他們這些自以為聖潔的人們，只要這個女人站在他們面前，已足染污了他們的靈魂，他們假如可能，他們定早已把她罵出打出去了。

那客繼續說：「我進了你的家，你沒有把水給我洗腳；她，她卻用眼淚來灌濕我的腳，並且用頭髮來擦乾，你沒有給我行親吻禮，她卻不斷的口親我的腳；你沒有在我頭頂上傅油，她卻在我腳上傅擦了香油。所以我對你說：因着她愛的多，她許多的罪都赦免了。」約亞大迷濛着眼，半開着嘴，出神似的好似在靜聽至聖所內奏着的琴弦。

於是那少年拉彼轉向那從黑暗中溜進來，而在懺悔的女

人說：「你的罪，我都給你赦了，你的信德救了你，放心回去罷！」

合座凜然，他們從未聞過這樣的論調，他們很不安的互相訪問這幾句非人口所宜說的話有什麼意思？並且這個能赦免人罪的究竟是誰？

茄瑪利厄蒼白着臉問道：

「那人是誰？」

法利塞西滿回答說：

「納匝勒的耶穌」

復活拉匝祿

若望十一章

一主日內，茄瑪利厄終有好幾次被傳請到伯達尼亞他的新弟子拉匝祿那裏，在這個高尚聰穎的少年，和那個年高望重而且博古通今的明師中間，敬與愛，早已豎了根基。是以自從拉匝祿得病之後，茄瑪利厄便三日兩頭的前來探問。

現在茄瑪利厄深知拉匝祿底二個胞妹的德性：瑪爾大殷勤活潑，辦事認真；瑪麗則寡言沉默，似乎浸在一股天上神慰中。在西滿家中，對於她的種種惡劣的觀念，早已完全雲

消霧散，並且他答應教他自己的胞妹蘇石納來就宿在拉匝祿家，爲作她們的伴侶。但他的計劃還沒有成就，拉匝祿的病，忽然一日沉重一日，不久，他就他的老師慈目之下，在他兩個胞妹手中，安然長逝了。

迨蘇石納到時，一切早已了結。哭喪者大聲號洶着吹鼓手也大奏其悲調，家中一切的床舖坐褥以及桌椅等，完全按俗顛翻倒亂，以示哀傷。正廳上，放着白布纏繞着而抹過香溢的屍體，屍傍焚着香草。屍首上掩着一塊殮布，其他東方的奢侈的盛裝，瑪爾大同瑪麗，遵着那位老師的提議，很同意的把他一概廢除。

出殯了，但也無所謂宗教的禮儀，也沒有司祭，也沒有宗教的悼歌。拉匝祿躺於那口無蓋棺材上，由他的親友肩抬

着，屍具前哭喊着許多哭喪者，後面便是婦女們，再後則其餘的親友和相識者以及沿途看熱鬧的人們。蘇石納也驛入人群內跟着走。不一刻已到了拉匝祿家的私有的山墓。

墓門前，按俗須有人致哀辭，這一次茄瑪利厄自己致辭，這時止哭，停樂。衆人都聚精凝神的聽着這位名師演說，但茄瑪利厄對於一切人們敬重他的表示並不注意。他只覺在場聽衆中，缺少一個理宜參與喪禮的人。

山坡上，上上下下鑿有七八個峒穴，上面的已有兩個封閉着，那就是拉匝祿父母的墓峒，拉匝祿的一個，正對着大門。致過哀辭後，人們便把拉匝祿推進墓峒，迨峒口一塊大石封住時，哭聲樂聲頓時又大作起來。哭喪的婦人把自己的衣裳撕破，把髮髻解散，並大大的震顛着她們破竹也似的聲

音，以示哀痛。正在這個大鬧大亂的時候，蘇石納見一個女人，淚流滿面的走前來，默默無言地用口在墓門大石上接了一個深長的吻，那就是亡者的幼妹瑪麗。

葬畢，與葬者都回喪家默坐，直至喪筵上席時開始交談。瑪爾大瑪麗遵了茄瑪利厄的話，把喪筵的一切盛大的排場盡量的節省。茄瑪利厄因無味於這些俗儀，先自回去了，連得沒有把蘇石納介紹她們姐妹兩個。

在如德亞一切友愛的善功中，要算弔慰居喪者為最上乘了。是以蘇石納於拉匝祿葬後的第三日，帶了她的老女僕沙拉，又到了伯達尼為安慰那上次尙未交談的兩個姐妹，一方面她也深願能在那邊遇見聽說那個快要到日路撒冷的耶穌。蘇撒納到伯達尼時，因喪事的緣故，居喪家封閉着大門。

，祇由小門出入。瑪爾大瑪麗一見蘇石納就請她並坐，瑪麗則一句寒暄的話也沒有，她只直說：「假如耶穌在這裡時，我的哥哥決不會死去。」她很納罕，如何四天了，他還沒有來，因為他哥哥病勢轉重時，她就遣人去報告過他。但她言語中却一點也不怪他，她深知他的一切行止完全是值得稱頌的。蘇石納只坐着沉思靜聽着。

這時許多親友已陸續由日路撒冷前來弔喪，都由瑪爾大招呼款待。因為一切家政都由瑪爾大管理主持的，所以她同來賓們坐了片時，又即出外了。午晌她又出外忽然又回來，輕輕的對她妹子說：「先生在這裡，他叫你呢。」瑪麗一聽這話，急忙的起身出外。弔喪的親友們都跟着她，想她要到哥哥墓上去哭泣。蘇石納雖然聽見了瑪爾大對她說些什麼，

但也緊緊的跟着她。但是瑪麗並不向上墓道的路走，一出宅前的天井，她反轉向荒野走去。

村口路灣處，瑪麗逢着了納匪勒的耶穌，她用對蘇石納同樣的話，向耶穌告訴她心中的痛苦，說：「主子呀！假如你在這裡時，我的哥哥決不會死去。」瑪麗說時，雙膝跪下，滿頰淌着熱淚。這不是僱來的哭喪者之無淚的空喊，也不是吹鼓手們的機械式的悼歌；這是骨肉分離時，心靈上破裂的表示。蘇石納不知這個在牯哀庭 Kourn Eddin山坡上，把一切跛的聾的啞的瞎的完全醫好而又隨處行善的納匪勒耶穌，對於這個血淋淋的碎心，將作什麼表示？他自己豈不是離開了他的母親出外宣道，且說過：「凡要跟隨他的，該得捨棄他親愛的一切的嗎？並且他還說：誰若過於愛他的父母兄弟妻子

姐妹的，不堪稱作他的徒弟。原來暫時的生別離與死亡，同永遠一比較，值得什麼？蘇石納想到這裡，心裡害怕，以致不敢抬頭來看她的週圍。但是好奇的心，却又逼她舉目四顧，她擡起頭來看時，只見瑪爾大瑪麗都哭得淚人似的，在旁同來的如德亞人也都在垂灑同情之淚，而且那個耶穌也滿面愁容，哀然神傷茫茫然在這個人類的苦痛之前，他也淒然泣下。

人們正向山墓走去，那幽靜清寒的路旁，除了一片烏利伐樹新染的嫩綠外；也沒有草，更沒有花。田野裡，遠近兩三棵櫻樹遙遙地高舉着它們的掌葉。一路除了長長短短的歎息外，祇有人們的腳聲。蘇石納沉思着，默默前行，兩眼機械式的凝視着耶穌袍後邊上織着的楔形字，但至終不能設法

把他念出來。跟在她旁邊走的如德亞人互相低聲的說：「既然他這樣的愛拉匝祿，既然他能教胎生的瞎子看見的？他爲什麼不阻止他死呢？」

墓前到了，一塊大石頭塞住着墓峒。

耶穌說：「把那塊石頭搬開！」

瑪爾大急忙走上去對耶穌說：「主呀！臭了，已經有四

天了。」

耶穌說：「不是我已給你說過，只要有信心，你將看見

天主的光榮。」

幾個人上前去了，他們把那塊大石移卸了下來。墓峒開了。黑暗的洞內，隱隱約約，可以看出屍體來。跟來的如德亞人都捏住了鼻子。蘇石納閉着眼，不敢再看那個陰森森的

洞穴，瑪爾大也似乎在戰顫不安。瑪麗側身凝視望着耶穌。耶穌壯嚴偉大的獨自走前幾步，高擎着雙手，舉目向天，大聲的說：「父，我感謝你，因為你聽從了我。我早已知道你永永聽允我。但是我為週圍站着的人，我明說了，為使他們相信我是你遣發來的。」

這個莊重的聲音，在穆和的空氣中傳佈開去。一個深沉的寂靜，蓋住了在場的人們。

耶穌大聲喊道：「拉匝祿，出來！」

一股不可言容的恐怖，波浪似的衝進了在場衆人的心靈深處。墓洞內的屍體動了，手，腳，頭，還繞着的布的拉匝祿在夜涼的暮光裡，在墓洞外浮顯出來了。每一個胸脯內都發出驚訝的喊聲。瑪爾大急忙奔前抱住了他的哥哥。瑪麗

則跪伏在耶穌跟前，恭恭敬敬口親着他的脚

緊急會議

若望十一章四五

復活拉匝祿時始終在場的蘇石納，逆了瑪爾大瑪麗們的挽留，帶着他的女僕沙拉匆匆的當夜就回了日路撒冷。

夕陽西沉了，茄瑪利厄正坐在屋頂涼臺上，鑑賞着凝紫的暮山。忽然他遙見他的妹妹，在暮烟氳氳中，很快的趕着她的歸路，他料想大約又發生什麼慘事了。迨她走近屋舍時，她反常的對他的哥哥大喊說：「伯達尼的拉匝祿復活了！」

伯達尼的拉匝祿復活了！

伯達尼的拉匝祿復活了！

茄瑪利厄無限的焦急，把他的妹妹引上她的臥室內，強她躺在床上，並且教她飲清涼的芭爾瑪樹汁。因為他以爲這個小女孩渾身在發燒，他對她說：「你幼時病了，幾時我在你旁邊，你就得安眠。現在，我依舊在旁看護你，你放心睡罷！」

「但是，哥哥，」我沒有病，蘇石納抗議着說：我對你說的，是千真萬確的。今天納匝勒的耶穌到了伯達尼。他見着我們衆人垂淚，他也哭了。他問說：「你們把他埋在那裡？」

一羣的人便跟他上了山墓。他教人把墓前大石移開，他大聲的喊道：「拉匝祿出來！」拉匝祿就出來了。身上還繞着布條，還是瑪爾大把他的殮布解開的。」

「但這是不可能的事，四天前，他不是明明在我眼前死

去，我還把他送上墓峒的呢。恐怕你在說夢罷？」

「你只要去問沙拉，問亞西弟，問一切在場的人們。他當下還大聲說：『爲着這些週圍的民衆我做了這個，使他們知道我是你遣發來的』呢。」

「那麼，明天一大早，我就到伯達尼去，你好好安睡，不要慌亂，明天我回來時，定可給你解釋一切。」

「慌什麼，着生死都在他手裡，他是生死的主人。」蘇石納這樣說着，小孩似的倒在床上睡了。

茄瑪利厄清晨就出去了。他還沒有歸來時，尼各得睦好幾次的來叩門。日路撒冷合城講着這個靈蹟，如德亞人，一羣一羣的都到伯達尼去。高等裁判所的會員完全召集了。尼各得睦正來爲叫他的表兄去出席，但這個明師午後才回來，

裁判所以事屬緊急，來不及等他，便先開會了。

「你沒有說夢語，你昨晚說的都很真確。茄瑪利厄回家後對蘇石納說：納匝勒的耶穌，一如厄利亞先知復活了死者。我見了拉匝祿，並且同他交談了。他完全是前幾天死去的
一個。」

「耶穌呢？」蘇石納急急地問，

「他麼，他好似不是人世間的，他一點也不注意於這個榮耀。於他行此非常的靈蹟，好比我們做家常事務一般，這些靈蹟，當然是爲明證他的使命，但靈蹟不一定證明他是默西亞，厄利亞也復活過死者，但他只是個先知。並且梅瑟，依撒依亞並其餘一切預言者，都沒有說起我們的默西亞係木

匠的兒子，到底天主的上智非我們所能測度的，我們張開眼睛看着罷！」

「你同他講過話沒有？」蘇石納追問着。

「同他說話，那是很難。人羣把他圍住了，我沒法接近他。並且他除了我的名字外，也未必認識我。人們可來請問我；我終不去請問人。但是……」

「但是，怎麼樣？」

「當我走近他旁邊時，人們不知問了他什麼，我只聽見他回答說：『凡不攻擊我的，就是贊成我的人。』」拉匝祿當下就對我說：『老師，他正注目看着你呢，他這句話一定是為你說的。』真的，那個少年正望着我，好似深知我內心對於他的同情似的，我當下也報之以一笑。」

這時，尼各得睦倉倉惶惶的衝將進來。

茄瑪利厄忙問道：「你知道那個靈蹟了嗎？」

「那個靈蹟麼？誰不知道？日路撒冷合城的人都在伯達

尼道上，民情異常熱烈，路上只是充滿了狂呼的喜聲：『默

西亞！默西亞！我們久待的默西亞就是他了！』我覺得這個

靈蹟的將來定是非常，我深自爲他擔心。」

「你說的話是什麼意思？」蘇石納柔聲問着。

尼各得睦沒有注意於蘇石納的問，他繼續對茄瑪利厄說

：「午前，我三次來找你，但你終是不在家。裁判所來不及

等你，他們來就開了個緊急會議。你深知司祭們的詐險，他

們深知拉匝祿是你的徒弟，耶穌既然復活了他，他們深想你

，會議時你如在場，你定要替他辯護，所以他們不等你來，就開了會。裁判所的會員，除了你，全體齊出席，你可推度那時的渾亂胡鬧。他們說：『衆人都去跟從他了，我們如再容忍他這樣做去，我們可立見革命發生，羅馬人立刻要來消滅我們的城池，充公我們的私產。』他們那時叫喊的神氣，令人見之，直要作三日嘔，亞納說：『地獄裡的鬼，做的事情，比這個加利勒亞人做的還要靈異，他定是個附着鬼的人。』有的說：『須懸賞拿緝，有的說：』須拉他出城把石頭鎮殺。他們定意要報復，因為他嘗在聖殿前用鞭子把買賣的打散了，以致他們從此少了一筆絕大的進款。

我們的同道法利塞們，雖沒有似他們撒杜塞們的激昂得發狂。但，對於這個案件確更形認真，大有落井下石之勢。

他們都反復回味着他以前責罵他們的話：「禍哉法利塞們，你們這些假善人，你們吞沒了寡婦們的產業，外面却裝出久長的祈禱來；禍哉，法利塞們，你們封鎖了天門不許別人進去的人們；禍哉：」

石加以他也口口聲聲的說：「禍哉，你這個攻擊我們的加里勒亞人！』老師，假如他落到在這種人手裡，他將受怎樣的虐待。我們可以推想而知了。」

蘇石納上愁的問道：「那麼，你一點也沒有替他辯護嗎？」「我們起來反對的祇幾個人，祇三四個。老師，都是你的，或尹勒三的弟子。我們鄭重的抗議着，但，忽然大司祭蓋法立起來大聲叫喊說：『你們這些人看事都不清楚，也不想想，教一個人去替百姓受死，免得全國淪亡，是多麼有

益的事。這這個提議，大家拍手一致通過，會議也就了結了，羅瑪的威力，戰爭，殘殺，一個人的死，果然比這些災禍來得好，但是，他們都知道這個耶穌並非是謀反的人，他當人民要舉他爲王時，他溜開隱避了，他不是常說：『我的王國，不在這個世上』的嗎？」

「你嘗否把這事提出？」茄瑪利厄問：

尼各得睦踴躍的說：「他們不要聽我們的話，會議的本身也不過是裝裝幌子，他的案子早已簽定，現在只是一個時間問題而已。」

茄瑪利厄說：「我發誓，我們必須救他，頂好的法子，就是教他暫避到意都來 Turée 總督斐理伯處，住上一二三年，他們這個毒餒，不上幾個月就得熄滅，那時一切都忘了。」

人們的生命何等的短促，耶穌年紀還輕，他盡可有時去辦他的事業。」

「但你不知道耶穌已各處有人偵察着他麼？就是同他相聚交談的，裁判所也就會立刻知道。」

蘇石納奮然的說：「那麼，我去知照他，我寧爲他而捨去生命。但是你，方才開會時爲什麼不堅持到底的替他辯護呢？」

「教我獨自一個，相反一總的人？」尼各得睦悵然的說。
「只要是真理反對錯謬，那怕一個人抵抗一千個。假如耶穌真的死了，你想他的血，只有他的仇人負責嗎？把他棄捨的朋友們，我想也不能推辭無罪的罷。」

茄瑪利厄聽了他妹子的話，很佩服她的言論與勇敢，但

也很良善地對她說：「你說的果然不錯，但你還沒有深識那些人們。尼各得睦他也獨木難持，你該知道這些人們聯合作一樁惡事時，誰也無力可去挽正的。假如不幸耶穌真的落在他們手裡時，我也只有不去參與裁判的一法，所以最可靠的，就是教他遠離此地，暫避他們的狂怒。所以遵你的意見，你去罷，也許沒有人來偵察你們婦女們。你到伯達尼瑪爾大瑪麗處，通知他叫他迴避，你這樣對他說：義撒厄爾的老師鄭重地請他明瞭這個世界，還沒有到接受光明的時候呢。」

當下蘇石納便帶着女僕沙拉匆匆上道，但那天晚上在暮色蒼茫中，她們又匆匆的歸來了。她蒼白着臉，氣喘着向她的哥哥茄瑪利厄說：「他走了，我沒有遇見他，聽說他到厄

聚會念緊

弗稜去了。」

因主名而來者受讚揚

若望十二章十三節

蘇石納日來專讀聖經，她深信那納匝勒的耶穌就是義撒爾厄衆民期望的默西亞，只是她要在聖經裡找出更確切更清楚的證據來。一天清晨，她正獨自一個在屋頂涼臺上讀着依撒依先知篇時，忽然外面如潮的聲音，把她的凝神點從經卷上轉移了。按如德亞的房屋雖不甚高，但只要人站在屋頂涼臺上，下面街道中的一切都得歷歷在目。

蘇石納那時，就放下書卷注視着街上的經過。巴斯掛近

了，日路撒冷年年終要多聚上幾萬外方人，但狹小的街道上終沒有那天的擁擠忙碌，人們東西奔走互相招呼着，滿街佈滿了加利勒亞人的噙着鼻子的土音，蘇石納覺得有些奇特，茄瑪利厄的住宅正築在黑落德宮下面的山坡上，差不多就靠近那座接連西婉同毛里亞兩山的御橋，那屋高據在一切城廓鎮市街道之上，從那邊目光可直達到城東那座四週荒涼而獨自青翠的烏利伐山坡。

蘇右納很奇怪那些人們，都好似要過帳篷節的一般，老小小的都在那個山坡上拗折烏利伐及巴爾瑪樹枝。人們都發瘋似的跳着，唱着，奔着，吶喊着，蘇石納，現在走到涼臺的盡頭，憑欄遙望，她見人羣不斷的從街頭似潮的擁上來，法利塞們怒形於色，在民群中東投西衝的，正在壓制這些

民衆的狂奔狂叫。烏利伐山後，塵土像雲的起起來，報告無數的人們正從伯達尼及從伯達發熱 Bethphage 來。人羣一團一團的就在那個山坡上會合，轉瞬間已排着隊伍手裡揚着樹枝，浩浩蕩蕩的進城了。

從微風裡帶來了人們一陣一陣的歌聲，空氣內都沖滿了愉快。隊伍愈走愈近城了，他們的歌聲也愈近愈清楚了，他們唱着：

△ 達味之子 萬歲！

△ 因主名 而來者受讚揚！

每節歌詞的末尾，都加上亞肋路亞——主乎，榮光歸爾！
蘇石納的心，跳得緊張的幾乎崩裂了，這樣榮進京都的君王，捨了耶穌，誰堪任當？但這事如何發生的？難道他又

離開了厄弗稜又回來了，他回來好似凱旋戰勝的大將軍。他難道已戰勝了一切仇敵，難道他已是君臨如德亞國了。

蘇石納想到這裡，也不禁手舞足蹈起來，隨着前來的民衆大聲喊道：

「達味之子，萬歲！」

他誠是萬民仰望的君王，慈憫，和藹，聖善。日路撒冷誠宜在這樣的狂熱中，迎進他的基多他的默西亞，他的救主。蘇石納這時大聲念着先知的預言說：「看啊，你們充滿慈愛的君王來了！這時大地欣喜諸島踴躍，萬民如海濱的沙在他面前開道。」這時小孩子們在這快慰的陽光之下，刮耳的萬歲聲中，也提起了他們小喉嚨高呼歡唱：

「義撒厄爾王，因主名而來者受讚揚！」

來了，來了，正是他——納匝肋的耶穌——近了，離她祇有幾十步路了，——來了，他騎在驢背上，謙誠地，尊威地，却一點沒有君王們的傲慢。他兩眼望天好似把這萬民熱烈的歡呼，看作天上的浮雲一般。而且在他莊嚴的面上，暗藏着無限的痛苦。

她快樂極了，隱在快愉後的痛苦，她怎能看得出來。忽然，她覺得慚愧欲死，如何她獨自一個站在這個涼臺上，只好看熱鬧的人，而不去參與這個榮盛。但是可憐，現在再要到城外山坡上去拗折巴爾瑪樹枝已是來不及了。耶穌已近了。近處又沒有花園，雖有出名的玫瑰花園，但是也在城外。到底她還從屋頂涼臺上下來，她雖則是兩手空空的，但很願他向她盼睽一下，狹小的石皮街，充滿了快樂的人群，他們

穿着雜色耀眼的衣服，束着方格的闊帶，手裡擎着青枝，這種東方式的盛會是多麼有趣而且入畫呀，因為街道的狹小，大隊進行得很慢。不久，蘇石納在人群中認出了她伯達尼的女友們——瑪爾大同瑪麗，她們也正在人隊中招呼她，在她們中間，並行着一個艷麗絕倫的女子，他不時用一副不可言容的情感，回頭向耶穌前來的路上張望。

她尊肅如皇后，而天真如小孩，兩隻清明的秋波，帶着無限的慈祥。蘇石納目不轉睛的望着這個天神似的臉龐，她微聲的問瑪爾大說：

「同你們一起的是誰？」

瑪爾大說：「耶穌的母親。」

蘇石納突然趨赴到那女人中最美麗最慈愛者之前，很畏

： 怯的按俗給她親吻請安，繼爾很自謙的呈上空空的雙手，說

「娘！我一點也沒有帶什麼來與我勝利的君王，但我巴不得把合沙龍 Saron 地方的玫瑰花，把合杭嘉田 En Gaddi 的得勝枝，一起投擲於他脚下。

但我那時情感太快樂了，我一點沒有想到什麼。他現今在這裡了：我只是兩手空空的。」

她微笑着安慰着這個天真爛漫的煩悶者說：

「我女呵！他只要我們的心。」

茹德斯委賤聖殿內疾出

清晨一點鐘——如德亞每日分十二時以我們早上六點爲一點，——除了東方一點熹微的晨光報告京城已在醒覺外，灰黑的愁雲依舊厚厚地滿天凝凍着。兩三個人也正上着毛里亞山——聖殿在毛利亞山上——因爲巴斯卦瞻禮的緣故，這幾天聖殿的大門終夜開着。蘇石納穿過了外教人瞻觀處，直到婦女瞻仰所，她設法擇了最近至聖所的位置靠着欄杆跪下了，她對着以前藏過結約之櫃，十誠石板，梅瑟手杖，而現已空着的

至聖所，她要凝神祈禱，她背誦着晨經，但是種種的思潮，把這些經句隔絕了，她總是背不上來，她頭痛得似乎要漲裂了，從昨夜三更，她得了尼各得睦的報告，知道耶穌已在山園內被捕後，她心痛欲裂，終夜沒有合眼，她只是求着耶和華挽救納匝勒的耶穌。所以天未黎明，她已上聖殿來了，但她那時簡直不能祈禱，她迴顧四週，思能在殿內找到一個同情的人，但是殿內除了她外，人影悉無。

好久——好久——一個人從聖殿深處出來了。那人好似在什麼地方看見過，但是她回憶不起來。那人猙獰着臉，睜開着眼，蓬亂着髮，直僵僵正從殿深處司教們的會議廳內走出來，嘴裡嚙着繼續不能懂的話。他打蘇石納面前掠過，但他並沒有看見她，他瘋也似的反覆的說：「我犯罪了，我犯罪了」

看這個人 若望十九章 五

一隊一隊的人羣過去的越去越多了，都向着毛利亞與聖殿之北的安堵營走去。那邊正暫駐着羅瑪督護般雀比拉多。人們談着笑着好似去看戲的一般。司祭們也渾在平民中，正在衝動那些愚民。在他們的言語中，蘇石納才恍然大悟其中可慘可耻的內容。

「這個人哄了你們，他這種魔術只能鈎引些笨伯。我們幸虧拿住得早，否則羅瑪就得派兵來。現在我們正避免了大

禍了。一

許多人點着頭表示贊成，許多人默然不言，蘇石納遠遠地在後面跟着人羣。她好似出於無意的只是跟着人羣走，她對於四週一點也不留心。她耳朵裡好似還聽見那些「萬歲，達味子萬歲！」「因主名而來者受讚揚」的聲音。難道這目前的歡聲已成爲歷史上的事實。她越向前走，人們咒罵的惡聲愈亦利害。茄伯撻 *Gabatha*（華石堂）廣場上，人黑壓壓地站滿了。日路撒冷上下三等人都在那裏了，就是義撒厄爾的領袖人物：大司教，大司祭，法利塞們，經生們也都在那裏，面上都帶上一副黃毒的恨心。現在她已來到羅瑪的建築物前了，莊嚴粗笨而怕人的砲壘，兵房，宮殿都豎樹在她底面前了，對面就是羅瑪督府的行轅。每年大瞻禮時，因着時時

在這千萬人會集時發生叛亂的事情，他終要來坐鎮着，行轅前一道弓形的環洞上面，築着一隻偉大的涼臺，督署的門，無言的慘然關閉着。

現在刮耳如雷的喊聲語語清楚了：「釘殺他釘殺他」婦女們帶着卑陋的奴性的式彩互相笑着，亞納蓋法挺着大肚子傲慢，而且很得意的看着，蓋法並且派人各處宣傳，凡見着那一團人羣喊聲稍弱時，他們就去推激。蘇石納心想：天主教已離開了我們。

忽然督署上層的鐵門慢慢拉開了，比拉多也在欄杆旁邊出現了。矮矮的身材，黑蒼蒼的臉，頭髮和尙似的剪得短短的，他披着鑲紅的紫袍，煩悶冷酷的臉，完全表示對於如德亞人的一付藐視之心。立刻一陣寂靜蓋住了人羣，比拉多冷

冰冰向民衆說：

「我給你們引他出來，是爲教你們知道，我在他身上實在尋不出當罰的罪過來。」

他向後招呼了一下，帳後幾個衛兵把耶穌送出來了。

耶穌出來了，真是他，但是一夜慘無人道的非刑，把他弄得改相了，人們給他肩上披了一件破碎的絳色的外套，因着鞭打的酷刑，他渾身還抖顫着。白石的地磚上印留他走過的血跡，他頭上箍着棘茨圈，鮮血還不斷的從髮根裡灑陣陣的隱隱流掛到他的面部上，他試舉起兩隻被縛的手，想揩拭正要流到他眼眶內的一滴血，但是他不能，他已無力擊他的雙手到面部了，他就很平心的把雙手放下。

在萬口啄罵妄證聲中，在浸沉在沒頂的痛苦中，他依舊

表示着無限的慈祥，無限的偉大。

蘇石納凝眼注視着耶穌，她的心好似要破裂了。她嘗見過他在榮光的勝利中，人們執着紅花青枝擁着他，口裡唱着「萬歲！」現在呢，就是這些民衆，正在辱罵他，要求他的死，他的朋友們也都四散了，他的心當如何痛裂呀？但是，他，高高的站在這喪良的民衆之上，鎮靜，和藹的一語不發，噢！這個超人的靜默，他已主宰了一切人羣。蘇石納她自言自語道：「你給胎警者以光明，爲什麼不光照這些昏愚的人們？復活拉匝祿的你，操着生死之權的你，爲什麼不立刻消毀了他們，給我們一個表記罷！給我們一個表記罷！容我們曉得天主並沒有棄捨你，就是假如你該受死，至少不要這樣的慘死。」

一陣震動天地的喊聲，又喊起來了：「打倒！打倒！釘殺他！」這陣非人的呼喊，簡直是獸圈內的吼聲。

耶穌眼睛閉下了一會兒，又張開了；他用了無限的無言形容的慈祥，他環視了臺下面的民衆。他好似要在這喪心病狂的民衆中，辱找一個朋友的赤心。

比拉多突然冷冷地高聲對民衆說：

「看，這個人！你們的君王。」

蘇石納不禁雙膝跪下，跪伏在這個拿着蘆葦作金杖者之前，喊道：「我的君王，我的主子！」……

叛徒之死

一

從熱透瑪尼山圍內，把耶穌交付給惡人們之後，茹答斯正好似尋食的狗子，迷路的瘋子，東投西奔的亂跑；他來去，徘徊不定。當他的先生，解到蓋法公署，解到黑落得衙門時，他老是遠遠地跟着。心裡巴望他發個聖蹟來免脫，或者至少希望百姓們爭噪起來，容司教們把他開釋。他本來一點不希望大司教們的慈心，深知在他們鐵爪下搜住的羔羊，是沒法幸免的。當黑落得問耶穌要個異蹟時，只要他肯，

人們就可寫寫意意地把他開釋，雖則司教們，後來也許再去捉他，但至少不是我茹答斯去交付的了。昨夜飯間，當耶穌向衆宗徒們說：「你們中間有一個要負賣我，」我去問他，「是我嗎？」時，他至少不再說：「我自認了」的話了。

呵！假若是別一個去把他負賣了，隨他死不死，只要是別人去賣他的，只要是別人；不是我茹答斯就好了。

但基多在黑落得處，並沒有肯發聖蹟；於是茹答斯的恨更覺深毒了。他什麼都能，怎的偏不肯發一個聖蹟；難道他自願受判決，尋死；他一定自家要討死，否則顯了個巴靈蹟，人們早已把他開釋了。但是他偏不肯，既然他自己來討死，但爲什麼，良心上終似有千百萬虫在咬；就是我茹答斯是把他負賣的，但是一次，在城外人家要把石頭來擲死他時，

他竟能在大衆之前，安然隱脫的，他現在自己不肯顯個靈蹟而致死；那麼，我負賣他的罪案，當然能不成立。

現在，茹答斯去介在比拉多衙門前的人羣中，但是他這副猙獰的臉，女人手裡的小孩們見了，都錐在母親懷裡不敢看他；人們一見他，也好似他帶着什麼傳染病似的避開他，雖則這許多人大概是同他作伴，一同到熱瑟瑪尼、山園內去的。這時，總督心緒不寧，愁容滿面的在涼臺上出來進去，出來爲同百姓說話，進去爲審問被告。比拉多係有全權者：他才在涼臺上宣布耶穌無罪：一定他要把他開釋；總督夫人又遣人來說情！說她夜裡爲了這個義人，做了個心驚肉跳的夢。茹答斯有望了，因爲羅瑪人對於夢徵，是很忌信的。

但民衆震天的呼喊，究竟制勝了總督底怯懦，他當衆洗

手，順從了民情。

賣耶穌的荅斯，見耶穌已定死罪，就後悔的把三十銀錢還給司教及長老們，說：「我作了孽了，我賣了無辜人的血。」但他們對他說，「干我們什麼事，你管你的，」於是他就把錢拋在聖殿內。瑪竇二七，三，五。

這番行動，既沒有救出義人來，自然也沒有減輕他良心上的重量。唉！現在，被同謀者蔑視棄絕。天主台前，又在旁人及自己眼前，都是極其可恨的一個。荅斯的思想經此一變，於是重復沒頭沒腦的東奔西跑，他走到排滿義塚的因儂山谷 Hinnom，他不自主的墜落似的坐在一個石堆上，一陣一陣的發昏，曠野漸漸地鬱黑起來，風陰森森颼颼吹着。他已一點看不見什麼，腦海裡，只是電影似的開演他過去的往

事，從被召想起一直回憶到現在坐在這裡的時刻。

二

耶穌深知爲準備加入默西亞的工作，——一樁奮鬥管理及榮光的工程。但是到吾主面前，與走到人間去，是完全不同的。服事天主，不像服事一個君王一般，可以把自己的心，留一分爲自己的；同吾主須全心全力的隨他，而且可怕的，就是自私的心一點也不能存留。——因爲除非我們用全副愛心，他並不須要我們的種種服務。所以一時或可以訛做如若望般的真潔，那帶那厄底一無詐僞；伯多祿安德肋的奮勇。但天長日久就不能不顯其本來面目了。· 茹答斯的特長，是一付靈敏會計的手腕，他常聞到關於默西亞的預言，在耶穌言語中亦常

談起默西亞的王國，那種野心的信仰，對於王者默西亞之將來在榮光中重建義撒厄爾國的思想，無時不纏繞其頭腦。

耶穌傳教的當初，差不多個個人沉醉在這種世俗的信仰裡頭，民羣的大聲歡呼 Hosana，病愈者之歡聲呼喊，在得勝枝杈柯的手下進城，按着若翰的預言及承認，他一定是個王者。默西亞再有什麼疑惑？茹答斯見了這種種，他的奢望與治人之心，日升月盛。在未來的王國中，他自想定能得到高位，他明悟的敏銳，他計劃的精密有序，已在人們託他以管理財政上表示欽佩；而且當他用人子的名義，在加里肋傳教時，他自覺有一股超人的能力，他能醫好病者，吃了毒藥不死，在艱難中，能安然出險，而且再有一點最高點最值得終生不忘的，就是當被遣出外傳教時，連地獄裡的魔鬼，也攝伏

在他的命令之下。

「茹答斯你用親吻來負責了人子？」這句話是誰說的？爲什麼一切回聲獨把這句話傳回來？莫非以前嘗被他征服的獄魔現來報仇，莫非一小時前，或一世紀前，或在一個夜間，主對他說的，他已是記不清楚了。爲他時辰的循環，好似已停住了，他機械式的不斷的用手心擦他的雙唇。一陣胡胡的聲音，遠遠一陣一陣海嘯潮吼的響起來，他站着的巖石好似下臨絕崖。他站起來了，身子幌幌的；他在山谷塚墓間走，兩手捧住了臉，忽然一切又平靜了：茹答斯在一株枯樹底下撲然倒了。

三

幾時他起始恨他的呢？當民衆第一次共要舉他爲王，而

他隱身辭避時，他就開始抱怨了。從此茹答斯心中就不信任他：爲什麼要錯失這個絕好的機會，難道他還等待一個更好的機會嗎？也許他對於民衆的信仰，以及王國之前途未能保險？也許他還該挺身上陣與諸強國戰？假如茹答對於末一句沉思疑問片刻，他要立刻遠離他。因爲這種由戰而得來的王國榮光，並非在最短期內所能實現。不，這是他心灰意懶的表示，他外行一天比一天的把這證明了。不久，又在日路撒冷在民心洶洶要舉他爲王時，他又像在加里肋一般的隱去了，並且撒杜塞黨相集同他責難，並要求上天降個表示時，他極能發個靈蹟，既然他肯隨地施恩於窮叫化，及苦女人的請求的，爲聯絡他們，至少讓他們頓口無言的走散，他對於這極有威力的團體，却一點也不表示他的使命。他們刺人的冷

笑，震蕩了茹答斯的心弦。他開始覺得他的仇人們的恨他恨得有理。他開始懷疑，而且抱怨了。人們所久待來救義撒厄爾百姓的救世主，一定不是這樣宣講謙讓，放棄，寬赦仇敵的一個人，茹答斯自信受騙了，越是他講他的主義講得清楚，切實，慘苦，越是使他這種心思孳長。其實當初，只是些晦隱難解的比喻，例如耶穌既能拆毀三日後復自再造的聖殿，實係指自己的軀壳，但當下宗徒中第一次聽見這個，當然沒有一個懂得；又如動人的比喻，如善牧為羊捨命，以及王子被人棄逐說：『我們不要他做我們的王。』

但雖一時，這種比喻，令人不解，但切實的解釋之後，誰也不能再不懂了；例如預言受難，受辱，釘死。這些話一字一句把茹答斯的心，一步一步的隔離了他早已懷疑的先生

，耶穌——他覺得他一生的希望，是打基在沙上，他把那些話詳細的剖解後，他覺得前程完全烏黑，信心慾望俱成一夢。他不得不背叛這個使他受哄的人了，他却一點不能再懂了。他起初自言自語的不服他，繼而時復在同伴前評議起來

他回憶往事愈覺他受騙的一點不差。例如伯多祿認他是「基多活天子」時，他却對門弟子說「自己要往日路撒冷，那邊要受司教長老們的判案而死；又如大博爾山顯容後，及四日前民羣執杖迎其入京都後，他又說「人子將被交付於仇人，受鞭撻，侮辱，釘死：」

「被付：」永永是這句子。

現在這個由日路撒冷傳來的人聲，如山崩潮擁的起來，

捲住厭住這個負心人的心。難道他已受判決了？難道已受刑了？萬萬不，難道刻不容緩的就要判決？倘如赫答斯走去看看，只要一次去看看他的聖容，他的被天主聖父義怒所懲罰的聖容，掛滿血淚的聖容，再不能如那夜在火把下可見慈祥的聖容了，並不能再聽得那句慈愛的話「吾友」了。唉，別的話都可以再聽，咒罵都可以，但不要聽這一句「吾友」。

「他」一想起這個不知恨人的老師，他更是恨他了，他更恨他。因着他這一句話刺他的心。他用了一種驚人的冷笑，他回想過去，念及現在，他發瘋了，他大聲的獨自笑着，喊道：「吾友！吾友！」

！ 也 許 一 切 尙 能 改 變 。

假如耶穌能利用了那進城時人民手執青枝歡迎時的民心

不，一點也不能改變了，茹答斯久已不愛他了，他已失去靈魂上理想的希望，他已不知何以自適，他的野心霧散了，他便變成慳吝，既然銀錢進出在他的手，於是就說謊偷竊，爲使他的夢想，不空成了一個釣餌，於是他的人格一天一天的酸腐，他的天良也一次比一次硬化而直至麻木，致不知自己的行爲的污惡，而心中恨那至聖者的毒也不斷的加增。慾望絕，夢想斷，外面的假忠懇，終於覺得無味；隱恨與毒念堆積滿懷，一步步墮落，直至伯達尼亞村那頓夜飯時，一魔鬼已深入他的心裏了。

四

這是叛教者之常態：起初還做出一副假明知，辨惑那不該懷疑的信條，漸漸的先把他減削改相，一朝公然否認了，

一提起信德道理，他們開口便罵，因為起初還設法使其已腐壞的良心，同其餘的信條溶合；但你既然把真理根本推翻了，那萬丈無耻的深坑，已就在你脚下橫着，眼看你就要跌將進去，這個墮落，將撕破你的假面具，公布你的虛偽巧詐，公布你的一切隱秘的醜惡。

「爲什麼要如此耗費，假如把這瓶香油賣掉，可值三百元，以之濟貧。」

不，不，貧不貧有什麼關係，「可惜那三百銀錢！」這就是假善人的口吻，立刻再進一步，爲什麼不用這價來賣去老師，不足此數也不妨，不必三百，三十也好！

伯多祿因了婢女的一句話也嘗叛逆了耶穌，而且還接連背叛了三次，但他傷心的終身慘哭苦泣，他把**他**否認了！但

他的背叛一比了茹答斯的，就並不那麼的有價值了。既然他不以和耶穌同受苦難爲福。但他也知道因了這一句「我不認得他」，在臨刑者的心上，加增了不少的悲痛。

伯多祿好似伊甸園——地堂——中的罪犯一般，纔犯了罪，他立刻覺到一種無限難言的羞恥，他的雙眼開了。而且一認得他所犯的罪的凶惡時，他就慘哭起來。他並不想逃走而離開他的老師，耶穌還遠遠的望着他，他也並不躲避他的慈目，他只是淚眼汪汪的望着耶穌。他深信在極悲痛時，主的慈愛定來顧視他，他深知他罪過本身的重大，但他因之而愈益謙下，愈益愛主。

伯多祿茹答斯二人的一升一降，由此定決；伯多祿的天性樸誠率直，雖能有極可憐的墮落，但他却能在坑深處發出

仰賴懺悔求赦的哀音；赫答斯則天性詭詐，倔強傲惡，有過決不肯引咎自責。是以他失足犯罪後，雖也自知墮落，但反轉怒移恨於主耶穌。雖然良心的責咬，緊緊地壓住他如同蛇盤住田鼠一般，但他心中從未發出半點悔情。

五

黑暗愈益深沉了。一個靜絕的寂寞，繼續了方才的潮聲。他不再思想了，他不再嗟嘆了，他自己身上也起了那個墳墓裡的寂寞，太陽已被烏雲遮住，稀疏的樹隙間，灰白的岩石上，開鑿着一個一個的墓洞。這個黑暗，莫非已是地獄的冥濛？荒谷中塞滿了恐怖，層巒疊嶂的烏雲裡閃閃的鞭着驚人的電光。他瘋人似的從這個墓洞跑到那個墓洞，他好像在找什麼東西，在找什麼可怕的東西。

他遙目四顧，一點也看不出什麼來；勉強能遙遙的看出半點時，遠地塵土飛揚，高牆似的把他的視線遮住了。

他靠住了山岩，忽然又好似出籠的野獸東西奔馳着。無意中，他屢入一條堆滿石子而且差不多是壁直的山徑上。他按徑上爬，一直到一個大岩石的頂上，在這個岩石頂上他能舉目遙望，他在那裡站住了，他滯疑了片刻，恐懼把他的雙眼緊緊皺閉了，一剎那頃，他又忽然張目東望，起初他好似在尋什麼，繼而眼珠停了，鉛色的臉僵強了；他伸出了雙手，微動着雙唇，好似接吻，他嚙語似的說着：「吾友！吾友！他昏過去了；那邊黑暗裡耶穌的十字架當空豎起來了。」

茹答斯醒來，昏黑中遙遙地尙能看見渾身塗徧着傷痕的

血人，他的犧牲者好似在叫他，又好似站在永遠的海岸上等
他，——他又昏去了。

然而從加爾瓦畧山巔上，從坟墓的深處，從雷電的天空
以及震動的地面，各處傳來一個聲音，好似對他說：「茹答
斯，你用了親面的禮，買掉了人子！」

叛徒的髮忽然似刺蝟毛的豎立起來，雖然很冷，他額上
却流着黃豆大的汗珠。他呼吸喘急好似臨終，他嗚咽了，他
在黑暗中號淘了。

呵，假如他向他叫喊，假如他如同伯多祿眼淚汪汪的看
他；再退一步，只要在這絕漠曠野裡，也不賊，也不看，只
要他他心靈上來一道愛箭，發出一點悔心。

但不，不，他的心依舊硬似鐵石，他只有怨，他只有恨

，茹答斯好久好久的伸開了雙臂，繼又不斷的握住自己刺毛似的長髮，他好似拼命的在設法要從他腦壳內取消這個悽慘印像，但是不能。他這樣的站着，直至失望的禍水，把他整個浸沉了去……

那邊，加爾瓦畧山上，在十字架掛着的耶穌，正在大聲的說：「父，寬宥彼罪，彼實不識所爲！」

但是，他，忽然附魔發狂似的，奔向附近一棵櫻樹，解下腰帶遽自上吊了。

受難晚上之聖殿

一

經生父老司祭首等爭笑詈譏之瑪竇二十七—四十一

司祭們正從山上下來。

鮮血流盡了，廉恥丟盡了；有形無形的創痛，互相凌遲了。基多·司教，法利塞，經生們自從蓋法衙門起始，直到他流最後一滴血時，並沒有放鬆過他們所擒住的創獲。起初在比拉多公堂前，他們還遠遠介在民叢裏；現在却很切近地站在十字架下了。一副副藐視仇恨嵌在眉毛窠內的毒眼，鑑賞着基多筋肉最後的顫動，望着得到他幾個示弱的表記。

鞭撻的極刑，徧體的鱗碎，以及頭上的棘茨冠，都不能滿足他們的恨心；辱罵的汽水，再再上騰結成一個侮褻的帳幕，把架上的臨死者團團圍住。唉！現今報復了，報復了當日他跨驢進京時民衆賀三吶的歡聲。唉！現今他快要死了。他已在呼喊早已把他棄捨的天主了。現在他們一無怕懼的戲弄他的死，使他死得更淒慘更痛苦。

他們的人數殊不少：經生，長老，司祭們；但聖經上並未指明他們個人的名字來。因為他們的罪孽，應由他們整個的團體來負責。

他們站在那裡做什麼？鑑賞着三個囚犯磔刑的慘死。在蠻性的東方，連及倨傲的羅瑪對於人類的生命概沒有什麼希罕。無論看了那樣慘酷的非刑，總是漠不關懷的一無刺覺。

當時十字架下，只有幾個貴婦人，把蘆薈浸的藥酒給死囚嗑，爲使受釘者少受些痛苦。但是基多却嘗而不嗑。別的人則奔呼追喊緊隨着，好似過什麼大慶日，大膽禮一般。

事實告訴我們，幾時一個民族，平安的太長久了，便會想出殘酷的事情來。例如：釘殺磔死呵，火焚呵，把人投給獸吃呵！唉！這種極可恥痛的殘酷，正表示人類互相殘害的忍心。可憐首創愛仇的宣講師，現今正赤裸裸地掛在十字架上。

殘忍心圍繞了加爾瓦略山，你看路過的人們也在搖頭嘆息。至於經生，法利塞，教首們，他們索性站着不走了。他們的仇恨猶如愛情，更好說過於愛情的忠信：他們守着十字架上的犧牲者之最後一氣，比了情人守着愛人之死，更形不

辭辛勞。他們以前，也許看過別的釘殺，但人們都肯讓受刑者靜靜地死去；但這一次，他們却依戀難捨。第一，便是民長們的詈罵：咄！這個假先知，他竟敢攻擊我們這個特選的民族，他竟敢簡直地咒罵司祭們尸位竊食。他的咒語同了上次打散殿前買賣的鞭聲，至今猶繞繞在衆人的耳根裡。

「禍哉！你們這些假善人！你們吞沒了寡婦們的家產，外面却假裝出長久的禱告！」

「禍哉，你們這些封鎖天門，不許人們進去的人！」

「禍哉，經生，法利塞們！你們真是聖漫的塚墓！」

「禍哉，你們這些瞎子引瞎子的人們！」

但是，他所說的災禍，並未殃及被咒者，他們用了長蛇的明智，把這些咒語轉移到他自己身上去，而且完全應實了

，他的被捉，他的判決，無非是民長們的工程，無知的民衆，只有盲說盲從罷了。

在民衆心目中，這個耶穌，實在也太渾賬了。他膽敢自認超過衆人，超過一切大人物，超過意色加 Israhel 義人，超過蓋法大司教。不，不，這是萬萬不能的；試想一個拉匝肋地方出身的木匠，膽敢如此誇口。而且他常同罪人們言談食。他還說：『淫婦貪吏們將來在天國上的地位要超過司祭經生長老們，』：『咄！這是什麼話？這簡直是瘋了。』

驕傲與嫉妒，真會使人矇昧一切。這大概也是一樁玄秘罷？那些經生父老司祭們竟能一點也不懷疑，一點也不驚訝，對於這個人所顯的靈蹟：跛者行路了，瞽者看見了，那個十八年睡在聖殿水池旁邊的癱子，他們天天能遇到而相識的

，被他一句話，就背了榻子起來行走了，但這些也不能使他們信從。再有那死了四日已臭腐的拉匝祿，在衆目照彰之下，被他一傳呼，便當塲從墳內走出來的一樁靈蹟，竟也不能使他們的硬心打一個寒顫。

他們說：「這個人是行魔術的」，但試問那一個行魔術的復活過了死人，當人們去捉捕他的時候，衆人因着他的「是我」兩個字而悉皆仰倒，在蓋法前他自認爲「天主子」，「來日爾目將觀人子，坐天主右，乘空中雲降世，」但是他們的眼完全好似用最厚的紗遮蓋着，一點也不能看出什麼來。

雖然這樣說；但自有一股無形的驚怖，透浸入他們的內心，他們喊着叫着，也無非是爲壓伏他們內心的不安，他們心頭志忑，坐立不寧，好似獄訟中的被告一般，他則相反，

穩默端重猶如判官。

他現在雖已高釘在十字架上，但是他們何嘗敢放心。他們想：假如他也如上次在聖殿前從衆人手裏走了開去，那再了得！但是，釘眼裏的鮮血，一滴一滴的滴下來時，他們心上的重量，也無形地一分一分的減輕了。因為雖則有許多人叫他再發個靈蹟，但是，他連半個表示也沒有，現在他們勝利了。他們用冷嘈的口吻對他說：

「倘若你是救世主，倘若天主要是愛你的，那麼，請你從十字架上下來，我們就信服你了。」

但是他並沒有下來。誰曾想到，這受磔刑者之和平及靜默，是俱有一股超人的力量的呢。

被辱罵者之默然無語，終於使他們自己也說的厭煩了。

(一) 殿聖之上晚難受

於是司祭們便下山去了。

忽然海平線上起了颶風，把烏雲擁捲上來，蔚藍的青天，頓時完全烏黑，大地也蓋徧了黑暗，人家都說：陣雨來了，但是陣雨並不來，風也停了；只是這種昏暗殊令人害怕。

晚上行祭的時候到了，司祭們正趕緊着步驟下山。他們個個打顫着，但是偏偏的提高了嗓子喊着，笑着，強自鎮着。他們繞着大路回去，正在過侯王橋時，忽然一道耀眩的電鞭在深紫的昏黑中抽過，把橋對面已埋在冥黑中的金碧輝煌的聖殿揭示開來。蓋法在這剎那間鑒賞了這個日路撒冷的光榮，他覺得有了依靠——有了這個不能毀滅的聖殿作他的依靠——他便高聲的喊着說：「嘿！那個傢伙，他竟敢說：『我敢

毀敗這座天主聖殿。』

「哈！哈！哈！哈！哈！一衆人都轟然笑了。」

「這座聖殿他真能拆毀不成？不是我們眼見他已是上氣不接下氣的就耍死了嗎？但是我們的聖殿，現今襯着烏黑的天空作背景，更顯得白石的皎潔與乎黃金的輝煌莊嚴了。聖殿呀！你現今也報復了，你且得了從未有過的榮耀，一聖殿的巍峨雄壯，司祭們的笑語碎言，都加增了蓋法大司教的膽力。於是他心志毅然，鼓動他宏大的嗓子，唱着聖咏說：

主其榮兮，厥仇其滅，

聖面前兮，群小其絕，

禍臨其首，出自其口

(一) 殿聖之上晚難受

火炭殷殷，擲之其身，
其投之火，其投之獄，
獄火冥永，百劫莫厭；

至若肋味司祭，匝陶之子，
正當義拉爾民，離朕遠徙，
守朕之殿，事朕如婢，

其將率訓蒸民，干證淨因，
辨別伊誰潔頭，伊誰骯髒。- Jn. XLIV, 15, 16.

聖者，潔者，正昂着頭，一步一步級的跨上聖殿石階時；那邊山上，被蓋法司祭們所認為褻聖附魔可咒罵的耶穌，正在二盜中奄奄斷息死去。

二

自午至未徧地昏黑日亦失光路加 二二二，四二一，

但衆人，並非都像蓋法們的一般蠢愚。有幾個心地正直的靈魂，開始擔憂起來，於是互相詢問着。早上，他的血，由我們及我們的子孫擔任。喊聲的餘音，猶在耳根括闊，他們心想：也許他的血，已如亞伯爾的血一般，上升主前，呼喊伸冤；也許這昏黑，這烏雲裡的閃電，就是耶和華義怒的表示。

亞撒司祭的兒子名叫亞勃田亞司的，尤其顫抖恐慄，他胸中好似有七八隻弔桶上下着，因他只覺得這個被釘者之尊

(二) 殿聖之上晚難受

嚴和偉大，亞勃田亞司起初也隨衆嘲笑侮罵他。但當其舉目仰視這可憐者之慘容時，他的視線正和那被釘者的互相抵觸了。立刻一陣冷戰及一股羞愧之心充滿了渾身，於是雖則別人依舊繼續罵着笑着，他却從此一句也不開口了。他覺得耶和華的莊嚴護衛了這個被釘的苦人。亞勃田亞司不敢再仰視他。他只垂下視線看着地上的沙石上的血跡。但當其同司祭們起一下山的時候，好似一股神力，在逼他向他送最後一次的視線，他回顧了：噢，被釘者的雙眼，圓睜睜正看着他，似在呼喊他，又似在寬恕他。

聖殿內混亂異常，人們都被這個意外的昏黑迫得發抖，
摧胸，長嘆。肋味們奉了蓋法的命令，抖擻數去召集殿外擁

圍着的民衆，爲減去這個恐怖，肋味們依舊去行他們的禮儀：祈禱，祭犧牲，唱聖咏；但是殿外民長經生們仍舊繼續他們的議論。

茄馬利厄正上山來爲祈禱。

頓時叢叢的人頭，好似垂頭的麥穗承着微風的吹蕩而開了一條漕。爲這位明師的過路，不論相識與不相識者，總是抱着一副尊敬心來致候着這個。日路撒冷的榮光。他垂頭前行，浸沉在他的思潮中。好似他的心神已遨遊在零一個世界上一般。他這種沉思凝神的態度，常使他的弟子們和旁觀者驚訝和羨慕，但却誰也不敢前去打斷在他四週繞舞的天神們扇動的翅膀聲。

茄馬利厄，他有希臘人的忠恕與寬大的胸懷，有羅馬人

的毅力，並且也兼有東方人的冷靜及偉大。沒有人在他身上，能憶及他有過什麼刺激，或顯慙反常的事實來，世俗的事務，只能站在「他心門之外而不決能進內的，好似濁水河的黃水，只能在清水湖口經過而絕對不能渾濁他的一般，所以當他的幼子死時，一切親友，都不許進他的公館來弔慰他。按律守喪後，他第一次出門時，見人只說：「主子主奪，主名其光揚。」而且他幼子的名字，從此再不沾上他的嘴唇。經師們往往把他的德表，講給弟子們聽。他們都覺得這個是非常人。

靜和穩重。外面的連半點愁思也不表示。

現在的天昏，地震；以及一切的怪異像，都增加他的鎮

法利叟司教們片時間團團的把他圍住了，許多年輕的經生也都蹣起了脚跟，介在後面，但是照常依舊沒有人敢首先發問。大家看着，大家不響，漸漸地就在他週圍議論起來。議論的聲浪漸漸高起，漸漸變為紛爭了。因為法利叟和撒杜塞兩黨人的論調，永永是冰炭不相混的。——忽然殿內一陣歌聲把他們的爭論剪斷了。那唱的，是聖咏九十三篇，和着輕弦細笛，伴着在窗門縫裡不時明滅的火把。有時一陣與禮百姓的嘈雜，跟着肋味們的彈壓聲，零零碎碎地轟出殿外來。但這些也只是繼續的疑問呼喊與嘆息。例如：

「是茹答斯那個傢伙負責賣他的，他逃了，他曾似從這裡經過。」

「那裏？那裏？」

「在聖殿門口，早上，我見他把銀錢拋在那邊。」

「百夫長也在那邊，在外教人廊內，他說：這個人真：

「在那裏，百夫長？」

「在義爾大門前！他說：『這個人真是天主的兒子。』」

「他褻聖了！——當心！司祭們！」

「司祭們？他們也怕的了不得。天主幫他報仇，棄捨了

他們了！」

忽然一個粗大可怕的聲音，嘆着說：「呵！我們殺了義

人了！可憐呵！」

蓋法聽了這些斷言片語，面色越來越嚴厲了，他走向巡

守的肋味怒聲的說：

「快些教這些腌臢們不要響！」

「爲什麼？」茄瑪利厄問。

亞勃田亞司走近老師面前，低聲的對他說道：「那個真是義人。」

茄瑪利厄點頭表示承認了，他手摩挲着青年亞勃田亞司的額髮，昂首遙望着西山外烏雲中如血無光的夕陽。平日沉靜的他，今日也發出無名的感嘆。他向着耶和華交談着，除了他自己，誰也不能知道一切。亞勃田亞司只聽得他這樣的說道：

「此人是誰？誰能了解這個光和黑暗的混沌？你好多次拋棄並拆毀你的工程，但人們何敢問你一聲『爲什麼？』難道你踐踏了他們的生命，教他們的屍體看守着荒塚，爲你已滿足了。你所愛的梅瑟，在他進福地之先，你却親手把他埋

了，厄利亞乘天車上升之前，你也親手贈給他以多少災患，若納在你在尼尼物城光榮他之前，只是徒然的求你，這一個架上懸着的人，他嘗幾度呼喊你，但你何嘗答覆了他，但是這個地震，這個昏黑，這個神聖的慌怖：

「這個罪犯的死亡。」蓋法冷刺刺接着說。

「一死並不了結的呀！」茄瑪利厄說。

但是大司教並不明瞭他的話。一哼！再有什麼了不得的事。我們已同比拉多商量過，一切都整備好了。衙役們已去敲斷受刑者的足脛了；那個酷刑，那股血腥並不會污襲了；三巴聖日 Sabbar 倘若民衆有什麼活動，我們已同比拉多準備了；三所可擔慮的，就是耶穌的徒弟或朋友們來偷屍；但只要把墓門封好，再放上一隊守兵，就好了。」

的問。
「那麼，你就可一點也沒有憂慮了？」茄瑪利厄不屑似的

不待蓋法回答，他已離開了人群。他默然走向殿西，但誰也不敢跟上去。他獨自遙對着昏黑的天空出神，山下暮煙四起，氤氳濛濛，把一切都籠罩住。只有西山殘光未盡處，隱約猶能見三個十字架豎立着。忽然從那邊飛來一陣無名的柔情，沁入他的心脾。他覺得受了無限傷感，他覺得平時的百事不能動的心懷現今被征服了。聖殿內如孩哭的訴怨的笛聲，一陣陣來搖撼他的心田。他遙視西山，不禁悲從中來，猶如重遭子喪。晚風中，他凝神無言，潸然淚下了。

但茄瑪利厄並不單獨者，因為在聖殿粗大的柱影後，躲着一個加里肋亞的鄉人，他正在那裏飲泣。當茄瑪利厄信步

走向他時，他想竭力的止住他的乾泣的咽聲！但內心的衝動，却不能使他自主。他飲泣時的嗚咽，頓時開了閘，立刻號哭起來了。

茄瑪利厄在平時也許只看看便走過了。因為按俗，經師與平民之間，是具有不可逾越的鴻溝的；而且按法學士的定論，一切痛苦，總是罪惡的因報。

此番却不，他站住了。他深信這個望着加爾瓦畧啜泣的這個鄉人，一定有所來歷。於是弓身屈尊地向那個加里肋亞人問道：「你爲什麼在這裏哭呢？」

那人滿頰淚痕的站了起來，手指西山，嗚咽的說：「我把他否認了！」

茄瑪利厄聽了，心上頓時一跳，但外面却依舊聲色不動

，他已明白懂了，他再也不問爲什麼，他只不自主的，底聲對他說：「他是光明之子，放心罷。他已見了你，他已寬赦了你。」

「是的，是的，他已赦了我，當衙役們把他在我面前牽過時，他轉身向我看了。」伯多祿鄭重地這樣說時，他良心上重復起了刺心的回憶，不自主的復起了一陣懺悔的號泣。

維時聖殿帷帳自上至下自裂 瑪谷，一五，二八，

(三) 殿聖之上時難受

八點半鐘（二點半）了，獻祭的時候已到，聖殿內的燈炬也已完全燃着，三座露天祭壇上，已是火舌熊熊，好似猛獸的血舌，專等着吃犧牲一般，但是這種火，被這個昏黑籠罩住了，只自慢慢的拖着，遠遠望去，正似黑幕上塗上了幾塌血痕，司祭們都倉倉忙忙的趕着祭事，爲能了結後早早回家，快快閉上你的門，大家隱藏起來罷，直到永遠之主的義怒過去。某先知嘗這樣說過。現在，人們個個都願意這扇殿門早早關上，爲能迴避這隻無形報復的手。

輪着行祭的司祭，走上祭壇了，他穿着祭服，赤着腳。按禮除行祭的司祭外，另外在司祭們中拾鬮抽一個爲撒香料。亞撒之子亞勃田亞司正中了鬮，可巧這個滿天怪像的一天，他也被選入座爲判決那人的死刑。亞勃田亞司咒罵着這個給他榮光的幸運，一股良心上無名的不爽快，壓迫着他；人們都嫉羨着他，好似他登了舖滿香草鮮花的春山，但他本人心的靈上，却好似進了慘鬱死亡的幽谷。

司祭們都繞着祭台，行祭者心不在焉的，把人抬上來的羔羊頸裡就是一刀，鮮血頓時漂流，咪！——的一聲悲鳴，在黑暗中延長着，漸漸細得聽不出了，但與禮者誰也不去想禮儀的用意，除了亞勃田亞司，也許誰也不去看山上那個垂死

的人，衆人也只機械式的因循故禮，倉倉率率地促其早早完結罷了。

亞勃田亞司同了參祭者走近全燔之祭的壇前了，參祭者之一拿了金鑪，到殿西隅裝滿了火炭，其一則去取了香料後，三人同時莊重地走向至聖所。

司祭們已進至聖所了，——那個廣大幽深的白石之殿——殿北上，放着未醉的祭餅，殿南則安放着一架七叉的大蠟台，稍前，便是一座圍着金欄杆的用香壇。

參祭們把火炭放好，把香料替好後，便各自退出，亞勃田亞司獨自一個在至聖所內留着。

至聖所內，亞勃田亞司獨自一個留着，他心頭的攪擾，同了時辰加增着。天氣並沒有怎樣冷，但是却覺得一凍一凍

的發顫。他偶然一仰頭，只見從殿頂垂下的一幅七八丈長的大帳幔，莊嚴無言地掛着。這是聖殿內最聖最高的地方了，帳幔裡面便藏着耶和華和義拉爾民衆互相結約的約櫃。時刻到了，但怎的充滿了恐怖？早夜常有司祭們來幕外奉香，但誰也不覺得這樣地心驚肉跳過，莫非他到了這個最尊嚴之所而驚惶，因為大司祭也只能一年一次進內去奉香。但不，亞勃田亞司並未想到這一層，他只覺得怕，怕懼一切；他也怕他本身的豎在帳幔下面的黑影。

亞勃田亞司的視線釘住了那幅紫紅錦繡的帳幔，——繡上的花紋如此的濃厚，致拉彼講師們在演講中形容說：就是這些花線用一百個人來扛，也扛不起的。——那時那枝七叉蠟台

(三) 殿 聖 之 上 晚 難 受

的燭光，在昏黑中一亮一暗的搖移着。亞勃田亞司不見了眼前一切，他只想着他的那無力垂死而時開時閉的雙眼。

忽然，殿西的燭光遽然洪亮，但剎那傾，又頽然熄了。亞勃田亞司渾身凜然，什麼事呀！難道四週連一點燈光也不許存留着嗎！他不敢旋轉頭去看看，他只是在慘哀的黑暗中氣喘着。

主呀！時候何其久長呀！他已不能再同了這個無形的威力相支持了，他第一次對於他自己的良心有所疑問了。他並未找到什麼虛心事，他自認，只有一次在三巴日上多走了些路程。

不，不，再有別的。這未免太自矯飾了，就是今天，因着嫉妒心與怕人情的緣故，判決了那人的死罪，雖則旁判者

都也決定他該死。但亞勃田亞司的良心上，終覺得這個人，有些與衆不同：也不辯護，也不求人開釋。但一轉念，誰知道他一定無罪，他不響便是默認了，而且有什麼好處，去力排衆議而去開釋一個不願求人搭救的罪犯？他當死。——不知他真的死了沒有？——他沉思着：，不知他在想些什麼？：也許是瘋子：釘了，張大了圓圓的眼睛，不知他遠遠地在看什麼？

亞勃田亞司疲極了，他歪身靠住了祭壇的一角。

號聲三起，滿殿肅然致敬叩拜：九點鐘（三點鐘）到了，亞勃田亞司舉手撒香。

香料猶未撒好，亞勃田亞司的頭髮，根根豎立了。他面

前的那幅錦幔，被一隻無形的手，自上至下的撕裂了。耶和華廢除了約章，遠離了至聖所了。亞勃田亞司打翻了火炭，丟了香料，在黑暗中不見了。

合殿民衆都喪了魂似的奔跑出來，口裏都在夢囈似的說：「帳幔撕破了！耶和華棄捨了義拉爾民族了！」……這個駭聞，一傳十，十傳百的立時傳徧全殿。大家把司祭圍住了，問他見了什麼？……黑暗與渾亂，加增了無量的慌怖。

約加南經師念着先知匝加利的聖咏，說：

噢，利巴嶺山，開使你的門罷！使你的杉柏燒起來，
松柏喊叫罷；因爲杉樹已倒；未倒的也將砍去。

橡樹喊叫着，因爲神聖不可侵犯的聖林，已砍倒了。

牧人哭着嘆着，因爲足使他們矜誇的已毀滅了。

小獅號吼着，因爲日爾當河的尊威，已蕩焉無存了。

電光不斷的閃着，大地很利害的震盪着，山上的岩石自行破裂，混下。

那邊在燕農 Hinon山谷裏的塚門，自行開了，塚門前鬼影憧憧；難道天地終窮了，或者天地又要歸於混沌了。

茄瑪利厄止住了亞勃田亞司的步驟，聽了他若斷若續的字句，便鄭重地對他說：「你到他跟前罷！」

民衆都擁擠在聖殿外，嗟嘆，推胸，號泣着，司祭法利塞們也很是踢促不安，他們也不敢再裝出泰然無事了。至於百姓們則大聲的苦求垂憫，他們喊着說：

「我們犯罪了！我們犯罪了！因為我們踐踏了無罪人的血了。」

「耶穌呵！納匠肋的耶穌呀！」

督府之夜

一

總督般雀比拉多的私邸，就是日路撒冷城西北角上黑落
德王的舊宮。

外方來日路撒冷過瞻禮的人們，路上遠遠地就能見到這
座故宮的三座高高的尖塔，並厚厚像砲壘一般築在二百尺高
的絕崖上的牆。宮西斜坡上，則佈滿了仙人掌長青藤的花園
，夜來日光歇，晚涼來時，地丁花蝴蝶花的香氣，順着微風

一陣陣的撲送上來。

夜已二更，鉤月在欒樹枝頭高照着，園中月光，清明如水，樹影交橫，花香襲人。

夜霧中，月光裏，總督夫人格勞田亞遣散了她的丫環女僕，獨自一個在園中，脚步不穩定的，來來去去的踱着，這時，除了死谷裏夜鶯的嗚若泣外，天空地靜，萬籟無聲，格勞田亞毛髮爲之悚然。她這樣在園中默對着月色，影影綽綽踱步得很久很久，直至宮門外守兵們的斧鉞，鏘鏘着地報告總督歸來時，她才停止了踱步。

宮門開處，總督修得光光的臉，短短的頭髮，斜扣在肩膀上的血紅的外套，火光裏，格外顯得威武。他正從聖殿旁

途的盎刀你亞敵樓回來，巴斯掛瞻禮近了。回到日路撒冷過瞻禮的如德亞人，也一天多似一天，因為怕民衆們的反亂與暴動，敵樓上更替了一隊羅馬守兵，總督自己也格外認真了，這兩天，事情更形忙迫，他在督署辦公，竟然要過了半夜才得回來，翌日一清早又走了。今夜又如此，格勞地亞聽見他回來，就走上接他，在園門口，他倆遇見了。比拉多悚然突然的向夫人道：

「夜安，格勞地亞！」

二

總督斜坐石凳上，格勞地亞在他面前站着，總督心旌搖

搖，殊形不寧，好似做了什麼虛心事，專等判官來決審他一般。他深知他夫人的德性與剛毅，他愛她，但又怕她。停他了一回說：

「夜安，我的女神！」

「你就這樣判決了，那個納匝肋人？他因你死了！」

「我很悔把你惹氣了，但你該知道：我再有什麼所能做而沒有做的呢？瑣屑的光景，我不是每小時打發人給你報告了嗎？起初我便想卸肩，所以一聽說他是屬黑落德管轄的，我立刻把他押送給黑落德，然而黑落德只給他穿了瘋子衣袍，又還押了過來，我就對百姓說：我同黑落德在這個耶穌身上，都找不出該罰的罪名來。

我沒法，容人們放棄他，所以容他們自由選放耶穌或巴

拉巴·這個殺人放火的凶犯，作了多少孽，同了那個過路行善的耶穌一比，又因了那天滿城滿街充塞的賀三納的歡呼聲，我想此計終能如願，但那料那些司教們，幾時擒住了創獲，他們是永永不肯寬放的，他們在人羣內，派有許多入，激迫着民衆放巴拉巴：我再有什麼辦法呢？他們定要他的血，我於是命人重重的鞭打他，希望能動民衆的惻隱之心，但他們咆哮着徧要他的死。

你看，什麼可執行的我都做了，我甚至用他們的禮儀來表白我的心跡：我在他們面前洗手，並對他們說：「對於這義人的血，我是沒有分的。」我也屢次用誠懇的話問經生長老們：他究竟犯了什麼法？但他們總是用那些不痛不癢的雙關話來回答，他們說：「假如他沒有罪，我們決不把他拿來交

給於你。就是那個納匪肋人也古怪之極，他的答辭也是模模糊糊不清不爽的，當我對他說：

「你不知我有釘你或開釋你的權柄嗎？」

他這樣回答我，他說：

「假如此權不來自上天，你什麼也不能。」

難道我要去追究我的權位的來歷嗎？管他是從如比德或梅爾居爾來的？試想這種人或釋或殺，有何關係？」

「你錯極了！你錯極了！格勞田亞怒聲的說。你深知他無罪而仍殺他，這便是你的罪惡。」

「無罪？看去他實是一個不可冒犯的人。但有誰知道底細？人們告他嘗說：要在三天內拆毀那座神殿。如果他真的這樣說過，他也只是個瘋子……人們又告他嘗阻撓納稅

於凱撒，這到是一個重要罪名，但人們並沒有堅執下去，反告他那些無關緊要的蠢語，說他自稱爲默西亞，自稱爲國王，自稱爲神之子……他呢，在我面前也自認爲國王，一個不在世上的王國內的國王！哈哈！教我對這些都在夢囈的東方人，有什麼辦法？……

格勞田亞，一語不答，只是惘然神喪，默然長嘆。

這時，督府白石的柱子，沉浸在銀色的月光裡更顯得二人心地的淒涼與慘悲。

比拉多因着夫人的緘默不語，更覺得無聊不安，他於是起立，獨自在月光之下往來徘徊着。

東天，黑暗的大空裡，微露了一點魚白色。

忽然，一陣短促而劇烈的地震，把督府的窗門都搖動了。督府大門外的守兵，同時都發出了一個恐怖的聲音。

「我的女神！比拉多打破了這陣如死的寂寞說——我深自引咎，因為我定了那個納匝肋人的死案，使你如是傷心。希望智神立即恢復你素日的明智，這個納匝肋人也只是一個凡人，何必勞你這樣的掛心。他一死便了結，有什麼大不了事？我見人們把他從十字架上卸下，移入山墓，那邊並派有我的一隊士兵看守着。

死了便算了，有什麼大不了事？」

四

自方纔的一陣地震以來，督府門外守兵們喊喊喳喳的聲音愈來愈嘈雜了。……大門忽然開了，幾個士兵氣喘喘的奔將進來，見了總督，也來不及行禮，抖顫顫，口吃着說：

「大人！不……不好了！守兵逃回來了，那納匪助人的墳墓空了！」

正 誤 表

頁	行	字	誤	正
1	7	5	(漏)	敬
4	10	6-7	(漏)	例如
24	7	4	, 着	着,
37	1	7	又	而
37	12	13	讀	讀
39	5	15	他	她
41	題目	5	賤	錢
42	11	5	繼	斷
57	1	4	辭	遁
64	1	3	織	織
66	11	2	他	從
79	7	1-2	起一	一起
28	4	3	他	他
37	1	11	他	他
44	6	8	他	他

